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換嫁衣

第四回 偷賣嫂錯賣親妻去 死守寡反守活夫歸

題辭：

秋色將闌，黃花欲老，一場恨事淒涼早。可憐人去洞房空，寒衣誰個搗？野寺鍾遲，船窗月小，那邊粉淚知多少。這邊腸斷又魂銷，換衣人自巧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且說花笑人同烏心誠、張洪裕暗計搶嫂之說，花雋人在外聽了大驚。見三人送別出門，花雋人閃過一邊，又遠遠尾著二哥之後，只見到得烏心誠家中，就將十兩一封，謝了烏心誠，又拿出數錢碎銀，叫買了酒肉，二人開懷暢飲。花雋人忖道：「二哥又做沒天理的事了！」一竟走回家。

到大嫂房中，輕輕地把二哥賣嫂兌銀、明晚搶親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文姿聽說，只是歎氣，聽完，呆了半晌，默默無言，要說也說不出，要哭也哭不出。此時，已是夜深時候，花雋人出了房門，文姿即上了燈，呆呆地倚了桌兒，托了腮兒，對了燈沉沉吟吟兒坐著。

坐到夜深，想了一計，反笑一笑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不曾想這般醜惡心腸，前番受了這般磨難，如今在此又背賣兄嫂。叔不仁，嫂不義，明日不得不設計還他。」隨即滅了燈，上牀睡了。只聽見花笑人來家，醉語糊塗，歡聲高亮，秦氏道：「有何快活心腸？何喝得這般泥爛？」推入房中，叫：「睡了罷！」此夜，花笑人得了銀子，與秦氏著實歡會了一場。

次早，文姿起來，梳妝打扮，穿了白衫，帶了孝髻，故意在花笑人夫妻面前歡容笑口。花笑人絕早即往烏心誠家中，叫烏心誠：「到張洪裕處，打點人夫、船、轎。」

到午後之時，文姿塗眉撲粉，口唇上了胭脂，走到秦氏房中，歡歡喜喜地說道：「汝夫二叔今已嫁我，幸是有財的客商。此去有得吃，有得穿，料來不似花門中淡泊。只是成婚吉禮，必須要換吉衣。但我與二孀衣服當賣已盡，只有身上一衣，乞求二孀暫時相換。成親之後，明日送還。我的白衣二孀不必還我，我到那邊有得穿，白衣竟送與二孀罷了。」

說完，即將孝髻除下，孝衣脫下，付與秦氏。秦氏見文姿肯嫁，也覺歡喜，就把身上衣妝脫與文姿穿戴，自己穿了孝衣。

漸漸天色將西，文姿往自家躲過。秦氏領了六歲的兒子，坐在中堂，意欲送文姿上轎起身。只見一乘轎子隨著許多人擁到門前，內有四個好漢，看見秦氏身穿孝衣，飛跑進門，搶了出去，抬在轎中，把轎門鎖著，一溜兒抬得飛跑。烏心誠直送到河下上船，交與張洪裕。張洪裕叫水手忙忙開船而去。烏心誠又立了片時，見船遠了，方才走回。

到得自己家邊，天色已十分黑暝，但見門兒閃著，忽聞裡面房中似有笑語之聲，因站住了聽聽。只聽見房中有一個男人低低說道：「你將腰兒填得高些，我方才齊根。」聽見白氏輕輕說道：「你可再送得重些，我方才快活。」又聽見男人道：「我家大嫂嘴硬，受了多少寒衾冷枕。今夜好受用哩！」

烏心誠聽見這話，想道：「原來是花笑人這王八的！他又來姦淫我的妻子！」咬牙切齒，憤耐不住，把門亂敲。裡邊二人牀上忙飛起來，急穿了衣。白氏開門時，花笑人即蹲在白氏身後。白氏口中罵道：「幫人賣了嫂子，回來為何出魂見鬼的大驚小怪？」將身一挨，花笑人就捉一個空，跑了出門。

說得遲，做得快，白氏即閃了門。烏心誠罵道：「狗淫婦，你做得好事！還不快點燈起來，待我殺這狗王八的。」白氏道：「我做恁好事？我便養了漢子，也不達與你寫做書、賣人嫂子的一般拙直。我偏不點燈。」

烏心誠只得自己吹起燈來，口中罵的：「狗王八！狗淫婦！」手中提了燈兒，各處去照。白氏道：「照恁的？有一個寫假書的漢子，在我房中。」烏心誠哪裡能夠照見，氣得沒法，只得忍耐，做起了嘴兒坐著。向來村中這些人見烏心誠為人奸詐，因姓烏，就稱他是黑魍魎。見白氏背夫淫潑，稱她是白魍魎。這也是名下無虛。正是：

幫人賣嫂得便宜，魍魎仍遭魍魎欺。

破帚破箕宜作配，生成一對好夫妻。

且說花笑人跑到家中，只見兒子在門前哭叫：「我的娘！」哀哀不住，有幾個鄰人圍著解勸。笑人還只道兒子哭伯母，娘無顏見鄰人。一頭進門入房，房中無人。只見小兒子在牀上，呱呱兒哭的不住。房中喚不應了妻子，就到灶邊尋喚，灶邊不應，又到後邊大嫂房中去尋。房中燈兒微亮，只見呆呆地坐在大嫂牀上。花笑人近前道：「兒子在那裡叫哭，你呆坐在此做恁？快去抱兒。」將手去扯一把。

那文姿即立起身來，將手一推，叫一聲道：「啐！」花笑人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大嫂穿了自己妻子的衣服，依舊坐在房中，就叫一聲道：「不好了！錯了！」飛也跑到烏心誠家裡來，連叫道：「烏王八，你做得好事兒！你把我的妻子賣了。」那烏心誠怒悻悻坐著，正要打那花笑人，聽見笑人罵聲，一頭也罵道：「花王八，你做得好事兒！你淫了我的妻子。」開門出去，兩個打做一塊。

且說文姿見二叔尋妻不見，放聲號啕，情景可憐，就出外將兩個姪兒抱進，又忙喚三叔追上二哥，叫二哥去追趕二嫂，說：「去不多時，還未成親，可趕得轉。」花雋人急忙走到烏心誠家來，見兩人打做一團，氣吁吁地說道：「打做恁的？二哥可快去追趕二嫂，還追得轉來。」

花笑人聽見，即放了烏心誠，兩腳如飛的往河上就趕，一路找尋張洪裕，見船就喊，喊得喉嚨聲啞，竟喊不動了。跑了二十餘里，竟無尋處。此時又氣又苦，又一身無力，冷汗如雨，見一所小廟在河邊，就一跤暈倒在廟門前，半時方醒。

醒來時，手敲心，口叫屈，眼垂淚，痛切的半晌，慢慢兒掙將起來，垂頭喪氣地踱了回來。一路肝腸寸裂，掛念兩個兒子，只得帶羞回家。已是五更時候，叫三弟開了牆門，就問：「兩姪兒何在？」花雋人道：「大嫂領去一同睡了。」

笑人走進自己房中，淒淒涼涼，沒情沒緒，哭了片時，上牀欲睡，把手去解褲帶，腰間沒了肚兜，連那八十兩銀子竟沒有了。自從在白氏身上，忙亂穿衣，出門東跑西竄，不知失落何處？

此時花笑人開了口，竟閉不上，真個是：「死不得，活不成。」把自家的頭髮恨恨地了一回，隨即出房來，叫三弟點燈，在房裡房外、宅院門後細尋了一番，只得進房去，上牀呆呆細想了一遍，想不著頭，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

次日，鄰人得知，莫不掩口而笑，遠近喧傳，偏成了四句歌謠，說道：

村裡新聞真個新，謳歌不唱太平春。

花郎妙計高天下，送了夫人又失銀。

後邊這兩句，是《三國志》中唱那周瑜的，說道：「周郎妙計高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。」如今村間，就改換兩個字兒，做了花笑人的歌謠。

話休閒敘。且說蘇鎮台轉遷內任，不多日，雲上升也報升了濟寧州知州，與花玉人一同歸來，三人自江寧蘇鎮台家中分路。恰好此日，天色將西，花玉人攜了絕色的賈氏、三歲的關寧、一個丫頭、一房義男義媳。自己一乘轎子，賈氏與關寧一乘轎子，又僱了許多馱擔，鬧鬧熱熱歸來。

未曾到家，先已有人看見，報說：「花大爺回來了。」花雋人進內報知大嫂。大嫂道：「莫非見鬼？」花玉人與賈氏下了轎，走進中堂，見有孝堂、靈位排著，即吃一驚，問道：「此是何人的靈位？」

文姿與雋人慌忙撤過，道：「坐了慢慢說。」花玉人且檢點行李，打發了轎錢、擔錢、驢錢，然後一家見禮，坐下。玉人又問

道：「這靈座可是何人的？吾家可是有變？」文姿道：「二叔十分強健。因前番從關中有書報來，後五、六日，又有一人來報說：『你死在蘇府任所。』故此我排這靈位兒。」

花玉人吃驚道：「我在任中，托天康健，何曾有病？因邊關軍務匆忙，往來人少，並無家書帶回。」文姿笑一笑道：「這又古怪了。這書我還藏著，去拿來你看。」隨即進內尋出書來。遞與花玉人。玉人看過道：「這書全沒影子，是何人做此妄孽？」文姿道：「看起來也是二叔做的孽了。」花玉人道：「二弟為何做孽？」文姿道：「說說須一日也說不盡，且慢慢兒。」

雋人在旁，將前開店，姦淫柳氏，毆辱秀才，受打枷之事，粗粗說來。未完，文姿即接口道：「這也不奇，可笑他昨日又將我賣與濟寧府富商，叫他來搶我。因我帶孝在身，叫他們見穿白衣的，搶了便是。幸三叔說知，我將白衣換與二孀穿著，竟搶了二孀去了。昨夜去趕，五更方回，如今還睡在房中。」

玉人聽說，歎不絕聲，說道：「我起身時，將一百兩紋銀，一文不私妻子，盡付與他，叫他與三弟協力同心，看顧長嫂。如今竟不顧嫂之衣食，又賣嫂之肉身。如此為人，良心已死，原來，自作自受。」文姿進內安排茶飯，花玉人叫義男夫婦搬運行李進房。

那花笑人自牀上起來，不知大哥回來，低著頭，懂懂地一頭走將出來，看見大哥在坐，吃了一驚，忙忙縮進閉了門兒。玉人看見了，恨他悖逆無禮，只作不見，竟不瞅睬。

笑人縮進了，在門裡邊張探，見大哥下首坐著一個美婦，比大嫂又加嬌媚，手中抱著一個孩子，比自己的兒子分外魁梧。又看見兩個男婦，搬運皮箱、行李，絡繹不絕。又聽見丫鬟口中喚一聲：「二奶奶，可進房中裡面去看著行李。」那美婦人即抱了兒子進去。

花笑人看見這些光景，肚腸好不癢，眼睛好不熱；走到那牀邊、灶邊，好不傷心淒楚。兩個兒子在中堂哭叫：「母親！」大嫂擔些果子出來，阿修拿進去，好不慚愧。到黃昏時，文姿安排了一壺酒，一碗飯，兩碗菜蔬，叫三叔：「拿到二叔房中。」只見閉著眼，孤孤淒淒地臥著，叫起來，胡亂吃了兩杯酒，吃半碗飯，雋人出門，依舊臥了。

夜深時候，聽見大哥與大嫂房中歡笑之聲，睡臥不安。又爬起來聽聽，初時像大哥說蘇府與邊關的事體，後來像大嫂說自己與本身的事體，笑作一團。花笑人此時真是有氣無伸，有苦難說。

此夜，玉人歡暢了一宵，笑人又惶了一夜。次早，遠近親鄰都來拜賀，該留茶的留茶，該留飯的留飯，去了一班，又來一班。一連忙了三日。

第四日，花玉人出門拜客，花笑人縮頭了數日，悶氣實難消得，這日絕早，乘著天色尚暗，獨自出門，輕輕開了牆門，走出外邊散散悶兒。

但不知遇著何人？講著何話？且看下文演出。